

用唯物辩证法观察路线斗争

——学习《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
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的体会

A81.2/168

北京人民出版社

用唯物辩证法观察路线斗争

——学习《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
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的体会

北京人民出版社

2611/01

用唯物辩证法观察路线斗争
——学习《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
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的体会

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印刷一厂印刷

1973年7月第1版 1973年7月第1次印刷
书号：2071·1 定价：0.09元

目 录

用唯物辩证法观察路线斗争	方 兴 (1)
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哲学的根本问题	武汉部队某部 陈焕章 (9)
发挥无产阶级思想的革命的能动作用	兰 文 (14)
尊重客观规律 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	武汉部队 伍勤学 (21)
掌握历史辩证法 永当革命促进派	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某部 董怀明 (26)
必然性通过偶然性为自己开辟道路	石 直 杨正东 (29)
曲折前进是历史的辩证法	陆 岩 (33)

用唯物辩证法观察路线斗争

方 兴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以下简称《终结》），是革命导师恩格斯在党内两条路线的剧烈斗争中写成的一部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

《终结》发表在一八八六年。当时的德国，随着一八四八年革命的爆发和资产阶级对革命的叛卖，确立了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联合专政。德国资产阶级失去了当年对理论的兴趣，忙着在交易所里讨生活。在当时的德国思想界，黑格尔或费尔巴哈都被看成是过时货，取而代之的是新康德主义。“回到康德去”在当时是最时髦的口号。

从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情况来看，一方面由于工人队伍的扩大而不断加强了自己的力量，另方面也由于大批小资产阶级在破产后涌进工人队伍而扩大了党内机会主义思潮的社会基础。从一八八一年底到一八八六年春的这段期间，在“铁血宰相”俾斯麦的引诱和购买下，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党的领导方面结成了一个议会党团内的反党集团。他们跟着俾斯麦的指挥棒团团转，在党内推行一

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妄图把德国社会民主党变成资产阶级的附庸。

当时，马克思已经逝世了。在恩格斯的指导下，党的中央机关刊物《社会民主党人报》大量地刊登了党内基层组织书信、宣言和决议，对议会党团的错误路线进行了严厉的批判。议会党团在党内基层组织抗议的浪潮面前被迫承认错误，个别坚持错误立场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受到了党的严肃处理，被解除了党内的所有职务。

但是，要击退机会主义路线的进攻，单单从组织上处理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还必须从思想上对机会主义加以清算。当时德国党内的机会主义分子，原先信奉的是杜林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这时又从德国的资产阶级学者那里贩来了时髦的新康德主义。他们妄图用形而上学和唯心论来冒充和代替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恩格斯为了彻底粉碎机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出版了《反杜林论》的第二版，同时又发表了《终结》这部哲学著作，对马克思和他一起创立的唯物辩证法宇宙观进行了系统的阐述，用以武装广大党员和工人阶级，增强他们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

恩格斯在《终结》中指出：辩证法是一门“关于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的运动的一般规律的科学”。“在它面前，不存在任何最终的、绝对的、神圣的东西；它指出所有一切事物的暂时性；在它面前，除了发生和消灭、无止境地由低级上升到高级的不断的过程，什么都不存在。它本身也不过是这一过程在思维着的头脑中的反映而已。”但是，当时德国党内的机会主义分子却用停止的凝固的形而上学观点来看待资本主义

制度和一切事物。恩格斯在《终结》中指出了所有一切事物的暂时性，指出了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包括社会在内，都是一个发生和消灭、无止境地由低级上升到高级的不断的过程，这就从哲学上阐明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胜利。这对修正主义分子的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的宇宙观是一个有力的打击。

世界上的事物是一个不断发展着的过程，对事物的认识也是一个不断发展着的过程。恩格斯深刻指出：“真理是包含在认识过程本身中，包含在科学的长期的历史发展中，而科学从认识的较低阶段上升到较高阶段，愈升愈高，但是永远不能通过所谓绝对真理的发现而达到这样一点，在这一点上它再也不能前进一步，除了袖手一旁惊愕地望着这个已经获得的绝对真理出神，就再也无事可做了。这不仅在哲学认识的领域中是如此，就是在任何其他认识领域中以及在实践行动的领域中也是如此。”客观世界的运动，无论是属于自然界和属于社会的，由于内部的矛盾和斗争，都是不断地向前推移和向前发展的。反映客观世界的人类认识运动，同样也应跟着不断向前推移和发展。

修正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马克思主义对修正主义的认识，就同认识一切事物一样，也有一个历史的过程。这种认识也不可能一次完成。“马克思主义也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只有在和修正主义斗争的过程中，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过程中，才能越来越加深对修正主义的本质的认识，从而又反过来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自身。只要世界上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

争，这个对修正主义不断加深认识的过程就不会结束。

马克思主义者对机会主义路线头子的认识，同样也有一个历史的过程。这是因为，机会主义路线头子本身的形成，有一个过程；他们的面目的暴露，也相应地有一个过程。因而马克思主义者对他们的认识，当然也要有一个过程。不管是个别混进党内进行反革命两面派活动的阶级敌人，或者是极少数钻进革命队伍内部的投机分子、阶级异己分子，他们要成为机会主义路线头子，都不是一天的事。他们的面目是在这个过程中逐步暴露的，而马克思主义者对他们的认识是在这个暴露过程中一步步发展和加深的。唯物论的反映论强调认识的过程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承认这个过程由于受到一定历史条件的限制而表现为一个曲折地向前发展的历史过程；只有唯心论的先验论，才认为认识可以脱离实践而先验地存在，表现为一条笔直而又笔直的道路。

马克思主义者对党内机会主义路线头子的斗争，如同对他们的认识有一个过程一样，也有一个逐步发展的历史过程。

毛主席在《矛盾论》中曾经指出：“共产党内正确思想和错误思想的矛盾，如前所说，在阶级存在的时候，这是阶级矛盾对于党内的反映。这种矛盾，在开始的时候，或在个别的问题上，并不一定马上表现为对抗性的。但随着阶级斗争的发展，这种矛盾也就可能发展为对抗性的。”例如：“我们党内许多同志的正确思想和陈独秀、张国焘等人的错误思想的矛盾，在开始的时候也没有表现为对抗的形式，但随后就发展为对抗的了。”这种非对抗性矛盾是否发展为对抗性矛

盾，除了取决于整个阶级斗争发展的总趋势之外，还取决于犯错误的人对错误的态度：如果他承认错误，改正错误，那就不会发展为对抗性的东西；如果他坚持错误，并扩大下去，那就可能发展为对抗性的东西。毛主席总是教育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对犯错误的人应当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原则。一方面对他们的错误思想和错误的政治路线进行严肃的斗争；另一方面又充分地给他们留有自己觉悟的机会，并对他们进行积极的教育和帮助，争取把他们改造过来。马克思主义者对于人的处理采取慎重的态度，这样，有利于弄清思想，团结同志，这是党的兴旺发达的标志之一。当机会主义路线头子发展到公开站在阶级敌人方面叛党叛国或在党内组织阴谋集团的时候，我们就同他们从组织上实行彻底的决裂。

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指出，客观事物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但这决不意味着客观事物是不可认识的。恩格斯在《终结》中就特别强调要批判休谟和康德的唯心主义的不可知论。康德强调客观世界是不可认识的“自在之物”，休谟则认为客观世界是否存在是不可知的。他们都“否认认识世界的可能性，或者至少是否认彻底认识世界的可能性”。这种哲学特别适应机会主义者用来蒙蔽群众、愚弄群众的政治需要。

唯物辩证法认为客观事物之所以能够认识，就在于实践。恩格斯在驳斥休谟和康德的不可知论时指出：“对这些以及其他一切哲学上的怪论的最令人信服的驳斥是实践”。恩格斯说：“既然我们自己能够制造出某一自然过程，使它按照它的条件产生出来，并使它为我们的目的服务，从而证明我们对这一过程的理解是正确的，那末康德的不可捉摸的

‘自在之物’就完结了。”当人们在实践中获得预想的结果而证明了认识的正确性时，不可知论就破产了。这里讲的实践，主要是指阶级的实践，群众的实践。因此，只要我们努力参加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善于总结群众的经验，就能一步步比较全面地认识客观事物，并在实践中证实这些认识的正确性。党内的路线斗争是社会上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我们要使自己对两条路线斗争规律性的认识，逐渐地从知道得少转为知道得多些，由浅入深，由表及里，就要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中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科学分析，学习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学习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积极、认真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实践，并充分利用刘少奇一类骗子作为反面教员，继续深入进行批修整风运动。当我们在毛主席领导下正确开展两条路线斗争并取得了伟大胜利的时候，在参加革命实践的过程中对毛主席制定的党的基本路线越来越加深了认识的时候，当我们按照“**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三项原则办事而推动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不断向前发展的时候，所谓“路线斗争不可知”论的市场也就越来越缩小了。

唯物辩证法强调事物是可以被认识的。客观事物既具有不断发展着的一面，又具有相对稳定的一面。恩格斯在《终结》中就指出了唯物辩证法“**承认认识和社会的每一个阶段对自己的时间和条件来说都有存在的理由**”。党内的历次路线斗争，在具体形式上是各不相同的。我们在参加前一次路线斗

争的时候，不可能预见到下一次路线斗争的具体形式，它们不能先验地存在于人们的认识之中。但是历次路线斗争又都具有共同的本质，它是由社会的主要矛盾所规定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社会这个过程一天不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个主要矛盾以及被这个主要矛盾所规定的过程的本质，也就一天不会消失。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归根到底，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党的基本路线就是根据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矛盾制定出来的。它反映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共同本质，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全过程都起着指导作用。只要我们牢牢掌握党的基本路线，就能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少犯错误和不犯大错误。

对党的基本路线的认识，也有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当着人们已经认识了事物的共同的本质以后，还应当以这种共同的认识为指导，继续研究各种具体事物的特殊本质，这样才可以补充、丰富和发展这种共同的本质认识。因此，我们应当在党的基本路线指导下，对自己亲身参加过的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中所取得的具体、丰富、生动的感性经验，进行认真的总结，以丰富对党的基本路线的认识。对于反面的经验，只要严肃地正视它，认真地从痛苦的教训中学习，就有可能使在革命的上一阶段中所犯过的错误，在革命的下一阶段中转化成为指导正确行动的宝贵经验。

党的基本路线的制定和提出，这是由个别到一般的认识过程。以党的基本路线作指导，去总结经验和指导行动，这

是由一般到个别的认识过程。我们对党的基本路线的认识，只有经过由特殊到一般、又由一般到特殊这两个认识过程的循环往复，才能不断地提高贯彻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的自觉性。

两条不同的政治路线，反映了两种不同的宇宙观。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承认客观真理、认识客观真理并据此而实践的结果；而刘少奇一类骗子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在认识论上的根源，是信奉唯心论的先验论，根本否认客观真理。这类骗子把人的知识看成先天就有的，目的就是为了阻挡革命的人们按照马克思主义所指出的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去改造世界。因此，我们一定要认真看书学习，用唯物辩证法武装自己的头脑，继续深入批判刘少奇一类骗子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进一步提高思想和政治路线的觉悟，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更加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载一九七三年第一期《红旗》杂志）

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 哲学的根本问题

武汉部队某部 陈 焕 章

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以下简称《终结》)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光辉著作。这一著作分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德国古典哲学之间的关系,通过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哲学的剖析和批判,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在哲学上所发生的革命变革的伟大意义,阐明了辩证唯物主义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它同《反杜林论》、《共产党宣言》一样,“**都是每个觉悟工人必读的书籍**”(《列宁全集》第十九卷第二页)。

恩格斯这一著作的一个重大贡献,是在哲学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划分哲学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经典定义,为我们区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提供了唯一科学的标准。恩格斯指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终结》第一四页)哲学家依照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分成了两大阵营,“**凡是断定精神对自然界说来是本原的,从而归根到底以某种方式承认创世说的人……,**

组成唯心主义阵营。凡是认为自然界是本原的，则属于唯物主义的各种学派。”（《终结》第一五页）一切唯物主义的哲学家都认为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物质是精神的来源，思维是存在的反映。一切唯心主义的哲学家则认为精神是第一性的，物质是第二性的，物质是由精神所派生的，是精神的产物。两种对立的观点，代表着两条不同的哲学路线，两个不同阶级的世界观。

精神和物质、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所以是哲学的根本问题，是因为这个问题规定着整个哲学的方向和路线，是解决其它一系列哲学问题的前提和基础。任何哲学家都回避不了这个问题。有的唯心主义者力图掩盖唯心主义的反动性，标榜自己的哲学是既反对物质是世界的本原，又反对精神是世界的本原，超乎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之上的第三种哲学，实际上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对精神和物质、思维和存在的关系，只能有两种互相对立的回答，不可能还有第三种回答；因而除了唯物主义、唯心主义之外，也绝不可能有新的第三种哲学派别。恩格斯提出的区分哲学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经典定义，给了我们一个锐利的武器，运用这个武器，不管唯心主义的哲学家怎样善于伪装，为自己披上各种色彩斑斓的外衣，我们都能抓住要害，揭露它的真相，戳穿它的反动本质。

哲学是一定阶级的世界观，是为一定阶级的利益和政治目的服务的。哲学领域的斗争，是社会阶级斗争的反映。正如恩格斯在《终结》中一开头就指出的：“正象在十八世纪的法国一样，在十九世纪的德国，哲学革命也作了政治变革的前

导。”(第五页)所以，如何回答精神和物质、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并不是抽象的理论问题，而是和现实的政治斗争有直接关系的。哲学上的两条不同的认识路线的对立，最终必然会导致政治路线上的对立。

无产阶级为什么要革命，是因为社会上有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看来，这种剥削和压迫是阶级一出现就产生的，是客观地存在着的，并不是谁凭空想出来的。而无产阶级反对剥削和压迫的革命思想，正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唯心主义者的回答正相反。他们认为在社会上本来并没有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剥削和压迫都是人的思想的产物。只要无产阶级在思想上消除了“剥削”和“被剥削”、“压迫”和“被压迫”这一类念头，实际的剥削和压迫也就不存在了。所以从思维第一性、存在第二性的唯心主义原理出发，就一定会得出取消阶级斗争、取消无产阶级革命的结论。同时，唯心主义者既然把客观世界的一切都看成是感觉和意识的体现，也就必然否认真理的客观标准。就是说一个认识之是否真理，并没有客观的根据，完全是凭主观决定的。既然如此，唯心主义的一切热昏的胡话，自然也就可以被冒充为客观真理了。所以，唯心主义哲学总是服务于剥削阶级，是为剥削阶级的统治作论证的。而无产阶级为了推翻剥削阶级的统治，就必须以辩证唯物主义作为理论武器。一切机会主义者为了推行机会主义路线，就必然要宣扬唯心主义的世界观。刘少奇一类骗子所竭力鼓吹的“天才论”就是为他们阴谋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制造的反革命舆论。只有从思想上、理论上分清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才

能揭穿刘少奇一类骗子的谣言和诡辩，粉碎他们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阴谋。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战士要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就必须维护和捍卫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

对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的不同回答而形成的两条不同的认识路线，用在我们的工作上，也会产生两种根本不同的效果。在工作中主观武断，自以为是，不重视调查研究，不倾听群众意见，凭想当然决定事情，处理问题，所有这些都是违反辩证唯物主义的，而和思维第一性、存在第二性的唯心主义原理倒是一致的。象恩格斯指出的那样：“以……头脑中臆造的联系来代替应当在事变中指出的现实的联系”（《终结》第三七页）。回忆我自己在工作中受挫折，碰钉子，不少也是由于离开了辩证唯物主义而陷入了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结果。

再拿识别干部来说。辩证唯物主义讲存在第一性、思维第二性，这个“存在”不是静止不变，而是经常变化的。把这个原理运用在识别干部上，就要承认我们的干部也是不断在变化着的，不能把干部过去的表现当作现实的表现。我在实际工作中，有时就用静止的观点看人，把干部一年、几年前的优点、缺点，看成是今天的优点、缺点。恩格斯指出，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世界不是一成不变的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终结》第三四页）。用干部过去的情况来代替今天的情况，这就把被认识的对象当作不变的东西看待了。看问题就离开了唯物辩证法。

恩格斯指出：“唯物主义的自然观不过是对自然界本来面目的朴素的了解，不附加以任何外来的成分”（《自然辩证法》一九

七一年版第一七七页)。我们坚持存在第一性、思维第二性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根本原理，说来说去，归结到一点，就是要处处按唯物论办事，按客观事物的本来面貌去认识事物，使我们的主观思想符合于客观的实际情况。口头上承认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但在想问题、办事情的时候，不是从客观实际出发，而是从主观愿望出发，“想当然”，实际上就是离开了唯物论的反映论，违反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根本要求。

毛主席教导我们：“**对我们的同志，应当进行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教育**”。学习了《终结》这一光辉著作，结合自己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好好想一想，就觉得要克服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是很不容易的。自己头脑中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东西还不少，它是思想上很顽固的敌人，一定要坚决把它打倒。这样，才能坚决贯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使自己的思想符合客观实际，进一步做好工作，去夺取更大的胜利。

（载一九七三年二月二十三日《解放军报》）